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六 四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四十六　　宋　衛湜　撰

是月也命奄尹申宫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内宰掌治王之内政宫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内閉也省婦事所以静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偽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

孔氏曰尹正也申重也申重其政令常察門閭之事謹慎房室之處門户必重疊閉之此月隂氣既静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隂類也務在質素毋得過爲淫巧嚴陵方氏曰周官酒人漿人之類皆有奄鄭氏謂精氣閉藏者是也奄尹則衆奄之正也宫中之令國有常典以閉藏之月故申之於門閭曰審於房室曰謹互言之爾必重閉則所以審而謹之也重閉猶易所謂重門之重省與季春省婦使之省異彼所謂省減

省之也此所謂省察之而已葢婦以化治絲枲爲事巧過則淫淫則僞飾生焉故命禁之也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則踈賤者從可知矣近習謂天子親昵習熟之人凡此皆宫中之令也

馬氏曰貴戚易奢近習易驕欲法之行自貴近始故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山陰陸氏曰奄精氣閉藏言於此爲宜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

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鄭氏曰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孔氏曰周禮酒正引此大酋爲酒正此曰酒人者以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

監作故爲酒人以酒人監作酒故也是月始爲春酒先須治擇秫稻使齊得成熟故云必齊又須以時料理麴蘖故云必時其炊漬米麴之時必須清潔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其炊米和酒之時所用火齊又須生熟得中六物者秫稻一麴蘖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用此六事作酒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參差貸變使酒誤其善惡也此十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者謂春成也非

春始釀

嚴陵方氏曰多少不可過故曰必齊然作酒之材不止於此舉二種以該之爾水泉必香則醞釀無穢汙之臭陶器必良則盛貯無罅漏之弊火齊必得則蒸煮無生熟之失六物闕一不得故曰兼用周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不過如是而已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則以有法式故也夫酒所以養陽也作之於陽生之月蓋亦宜矣

馬氏曰六物欲其材之美時之適工之善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鄭氏曰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
嚴陵方氏曰大川名源與王制言名山大澤同義凡
此皆水神也
馬氏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為民致福也
講義曰四海者衆水之所聚大川名源者若江淮河
濟之類是也江之源出於岷山河之源出於崑崙淮

之源自桐栢濟之源自沇水故謂之名源也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冬之月水歸於澤而復其本源矣故命有司祈祀之

金華應氏曰夏祈山川百源火勝水弱遵其流委而廣其潤澤也冬祀四海山川淵澤井泉盛德在水鍾其淵源厚其渟蓄也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以海爲委而河爲源也水重冬祀亦豈非源乎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

不詰

鄭氏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

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

牛馬

嚴陵方氏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

積聚矣至於是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猶

有放佚者則是惰遊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

物而上不為之詰焉亦宜矣

山陰陸氏曰異言牛馬貴于畜獸言馬在上亦以此

故國君下齊牛式路馬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

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鄭氏曰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為蔬食

孔氏曰鄭註周禮云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

曰藪者以有水處謂之澤旁無水處謂之藪爾雅云

蔬不熟為饉蔬謂菜蔬以其麤蔬經言蔬食故為草

木實也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菱芡之屬

嚴陵方氏曰蔬亦菜也於農隙之時而能取野物以

資人用固宜教道之而無過其所欲也不能如上所

為而乃侵彼之分以廣此奪人所有以予已則是彊

暴之徒爾罪之不赦豈為過哉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

欲寧去聲色禁耆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也寧

安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
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違
嚴陵方氏曰日短至陰陽爭巳見仲夏日長至解諸
生諸言不一也諸生則萬物之生氣也方冬之時盛
德在水而是月建子以陽作之萬物之生氣欲發焉
故謂之蕩掩蔽其身以處於內則以齊戒故也身欲
寧者所以掩身欲其寧故也去聲色則不特止而已
禁者慾則不特節而已見君子之齊戒則加而無已

也外則養其形而無勞內則養其性而無悖欲安形性故事欲静也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也馬氏曰陰陽爭則陽伏而陰尚自若也故爭凡物之有所爭者外未定故也方二分之月春爲陽日中秋爲陰宵中既有分矣故於仲春仲秋日夜分至於二至之月則夏爲正陽而陰始間之冬爲正陰而陽始間之方盛者方衰方微者方長有爭之道焉於冬至

曰諸生蕩言陽之來足以勝陰於夏至曰死生分言陰之來不過與陽爲敵而已

山陰陸氏曰上云陰陽爭死生分此言陰陽爭諸生蕩相備也相備而言死生分於夏言諸生蕩於冬亦言之法毋躁禁詞也於陰言如此亦言之法冬言以待夏言以定待始事也定終事也

新安王氏曰十一月一陽來復復反也陰方極盛陽欲反爲陰拒之是以有爭爭者言其將復也復卦上

坤下震五陰在外一陽在内在内者爲主在外者從而順之定而無爭言其已復也君子知陰陽爭則草木之歸根者昆蟲之蟄藏者且將摇蕩蓋枯者欲萌蟄者欲出不可無以養其微陽況於身心豈得不静以處之齋戒以静其心掩藏以静其身外去聲色内去耆慾以安形性則身静心亦静矣貴静者陰陽方爭當静以待其爭之定定則陽反而陰順静在一己可以養其身心達之天下以遂萬物之情不韋雖非

賢者此説不可廢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薤也水泉動

潤上行

孔氏曰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嚮陽氣動則宛

而上首故結而屈也麋為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解

角從陰退之象鹿為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角解從

陽退之象説者多家皆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

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是也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　熊氏曰芸荔挺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也鹿是山獸故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嚴陵方氏曰芸香草也以水泉動而生則水屬也荔挺出皇氏亦以爲香草荔言氣之和協挺言氣之直達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者香陽方長矣故芸始

生荔挺出蚯蚓結者以感正陽之氣而後出故微陽雖生而猶結焉結言形之未解也麋角解見仲夏是月也陰極於此而終故前言冰益壯陽生於此而始故言水泉動壯其形然動其氣然也

山陰陸氏曰麋陰獸也角始生向後護耳補筋與骨應陽而墮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氏曰此其堅成之極時

嚴陵方氏曰萬物之材陰盛則堅陽盛則柔陰盛極於此故伐取之木大竹小故云伐木取竹箭

馬氏曰萬物之材敷榮則柔收斂則堅於是時可以伐木取竹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鄭氏曰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

嚴陵方氏曰設官之實所以待事也無事之官特曠

官爾制器之實所以待用也無用之器特虛器爾夫陽爲實陰爲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而去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氏曰順時氣也

嚴陵方氏曰闕者人所由以出入廷者人所處以聽事塗謂塗之以土也築則不止於繕矣與築城郭之築同義故孟秋止言繕囹圄而已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鄭氏曰國旱午之氣乘之也氛霧霜露之氣散相亂也雷發聲震氣動也午屬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酉之氣乘之也酉宿值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值虛危虛危内有瓜瓠兵亦金之氣也蝗蟲爲敗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大火爲旱

也疥癘之病孚甲之象也

孔氏曰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天時雨汁天災也爪瓠不成地災也國有大兵人災也案天文志爪瓠四星在危東蝗蟲為敗水泉咸竭地災也民多疥癘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氛霧皆旱氣所使雷乃發聲盛陽薄之故也以雪雜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雨汁以行秋令嚴凝之氣未固故也爪瓠不成則以柔脆為金氣所

傷故也國有大兵則與小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馬蝗蟲爲敗與孟夏言蝗蟲爲災同義災者祥之對而以氣之兆言之敗者成之對而以事之迹言之夏爲陽故言其氣冬爲陰故言其事亦各以其類也水泉咸竭則以感發散之氣故也疥癘則虛陽作之故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鄭氏曰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

孔氏曰案律歷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歷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歷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晝漏四十五刻六分旦九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旦氐十三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鄭氏曰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

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

孔氏曰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上生大呂三分益一三寸益一寸六寸益二寸故爲八寸其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各三分之則爲七十八分三分益一更益一箇二十六則爲一百四故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

諸家説見孟春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鄭氏曰鴈北鄉以下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孔氏曰鴈北鄉此據早者若晚者易説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鵲始巢此據晚者若早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雉雊雞乳易通卦驗在立春節立春

或在此月也

嚴陵方氏曰鴈北鄉巳見孟春鴻鴈來解黒白錯者鵲也然巢知避歲所在於是來歲之氣兆矣故始巢

雉雊巳見倉庚鳴解乳則孚乳之謂也

馬氏曰鴈北鄉則順陽而復也雉火畜也感於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

山陰陸氏曰夏小正曰鄉者何也鄉其居也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王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鄭氏曰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

孔氏曰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

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旁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者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爲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克水特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鄭註此月之中謂此月之内也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禄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禄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四星在危東南是危虛有墳墓四司之氣也此

時寒實未畢而註云畢者意欲其畢爾

馬氏曰時難皆以難陰慝而除之也於季春之畢春氣仲秋之達秋氣則曰難而已至季冬之送寒氣則稱大難者陰慝之盛未有甚於此時故也以大難故旁磔旁磔則所磔非一方不特九門而已

嚴陵方氏曰難已見仲春解牛土畜也又以土爲之則以方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也迎爲入送爲出送寒氣故以出言

山陰陸氏曰言旁磔則於九門可知土所以勝水牛所以勝豕其謂之大難言有司嫌小也
長樂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則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旣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甲至癸為十幹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巳土其色黄庚辛金其

色白壬癸水其色黑支色爲身子至亥爲十二支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土其色黄納音色爲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他皆倣此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設令甲子歳甲爲幹其色青則青爲牛首子爲支其色黑則黑爲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爲腹又若丙寅日立春丙爲幹其色赤則赤爲角耳尾寅爲支其色青則青爲

脛納音火其色赤則赤為蹄其説蓋有所傳然也

丘氏曰案開元禮土牛各隨其方則是王城四門各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縣即如分土之義分土者天子大社之壇用五色之土封東西南北四方之諸侯各以其方之色割壇四方之土以白茅包而賜之令至其國先立社壇土牛之色亦宜效此所以示農耕之早晚者以立春為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即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

月朔即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事也立春正月望即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季冬之月二陽已動土脉已興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今立春方出農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後也此自漢朝之後積習為常漢書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耕牛人於門外令地主率官吏打之皆失示農之意也

征鳥厲疾

鄭氏曰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

名曰鷹仲春化爲鳩

孔氏曰亦命有司辭也案釋鳥云鷹鶆鳩樊光云鶆鳩鷞鳩月令云鷹化爲鳩郭景純云鶆當爲鷞此征鳥即鷞鳩也鷹隼之屬厲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

山陰陸氏曰爲其將復爲鳩也於是厲疾蓋物不極不反列子曰目將眇者先睹秋毫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鄭氏曰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孔氏曰案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謂蜡祭蜡祭百神皆祭則嶽瀆山川亦祭也不言者文不具爾至此又更祭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五帝為宗大臣句芒等為佐天神人鬼山川皆有宗有佐也

嚴陵方氏曰終功之時故徧報之自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故至是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地祭始於公社故至是及於山川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也然天曰神地曰祇而此言天之神祇者所謂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若日月之類雖同出於天而有別焉故亦可謂之祇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鄭氏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

魚潔美

孔氏曰仲秋犬嘗麻季秋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蓋四時薦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馬氏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漁者牲類也宗廟之祭牲用親獵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金華應氏曰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故不敢輕也藥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饗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然

非必食而嘗之特展視而告全具耳秋祭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見其孝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鄭氏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

孔氏曰於時極寒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月半以前也月半後大寒乃盛此月日在玄枵之次其星當女虛危也陸道也言女虛危是北方七宿之道云北陸

虚者舉中央星以言之

嚴陵方氏曰冰方盛則以重隂之氣極於此故也盛極而衰東風將解凍故於此言方盛焉冰以陽熈而柔以隂凝而堅曰腹堅則其堅達於内矣非特形於水面而已然前言水泉此言水澤者泉乃水之源澤乃水之潤命取冰則七月所謂二之日鑿冰沖沖是也夫萬物負隂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隂盛閉塞而陽無所泄則氣戾不和為愆陽為伏隂然則鑿冰非特

爲備暑亦以達陽氣也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鄭氏曰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
農事將起也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
孔氏曰耒者以木爲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
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
嚮前曲接耜者耜以金鐵爲之故云耜者耒之金鎡
令之鋤類孟子云雖有鎡基云之屬者以田器非一

也

新定顧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最可考者古人於蜡祭迎貓迎虎凡有功於田者無不報祭獨不及牛可見古未知以牛耕自漢以來方有賣劒買犢之説答問

嚴陵方氏曰冰之入也爲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爲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

耕二人相耦而耕也語言長沮桀溺耦而耕是矣蓋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故鄉則有比遂則有鄰軍則有伍學則有朋耕之有耦亦以是而已曰偕曰具互相備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

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

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孔氏曰大寢路寢也與宗人圖事之處既飲族人故鄭知於大寢也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故云罷也大合吹必當有禮與族人燕飲令唯云命樂師作樂故云用樂必有禮而食常無樂故云禮有不用樂也三族父子及身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是也

馬氏曰匏竹利制陰物也故自季秋而習吹至季冬

而大合吹於是罷焉則陽事始故也

山陰陸氏曰於此言罷著季春大合樂未罷也

新安王氏曰聲陽也夫子贊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陽動有聲在天爲雷在人爲樂今冬且盡春將至古歴以驚蟄爲正月節謂雷將動故於是月送陰迎陽土牛以送陰大合吹以迎陽不用他樂何也吹者人氣故用以迎陽氣大合吹即罷可以知其無燕矣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

孔氏曰以薪柴出於山林川澤故四監爲山林川澤之官也鄭引春秋傳見昭七年左傳證薪是麤大可析之物也

嚴陵方氏曰秩薪柴則與秩芻同義於歳終命收之

所以備來歲之用而已

馬氏曰收秩薪柴則藏事至是爲悉矣

講義曰周官有燔柴槱燎之祭於是命四監收以秩次叙之以共柴爲郊廟及百祀之薪燎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

鄭氏曰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于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

孔氏曰去年季冬日次于玄枵從此每月移次他辰

至此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于玄枵自此月與日相會于他辰至此窮盡還復會于玄枵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于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幾近也以去年季冬去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

嚴陵方氏曰陽大而爲之主故以次言陰小而有所

系故以紀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往來不窮謂之通可也此乃曰窮者蓋以人言之日有時而窮于次月有時而窮于紀以天言之其窮也秖所以爲通歟

山陰陸氏曰歷以紀之紀歷也窮于次言象窮于紀言歷變窮言回回無窮也其言天亦以此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日一日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星一歲一周天數將幾終數無正終其謂之終蓋幾而已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鄭氏曰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

孔氏曰此脩月令之人為國家戒令之法言此月既終歲且更始在上者當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為約戒之辭凡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家總禁也

嚴陵方氏曰夫歲者數之所積而成也數之終乃所

以爲歲之始歲之始乃所以爲數之終於數言終於歲言始亦互相備爾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則以歲且更始欲一意於耕故也四民各有業而農居其一故謂之農民

山陰陸氏曰終言幾無終之辭也始言且無始之辭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鄭氏曰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

建寅而縣之令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

孔氏曰調和飭正之六典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案大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觀治象之法令不用周法故知因於夏殷以王者損益不出三代故也

嚴陵方氏曰事有在今歲爲宜來歲則否者國之有典時之有令安可不飭而論之乎蓋物有常宜宜在隨時而已然非一人之私所能爲也故以共言之

馬氏曰此所謂平在朔易也先王之時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飭國典之未宜者改之以經邦治論時令之未協者正之以受民事至正月之吉始和然後布焉則所謂待來歲之宜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鄭氏曰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

孔氏曰列次也來歲祭祀所須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土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靈威仰五帝也社稷王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出牲以共獻於上帝諸神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鄭氏曰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
孔氏曰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别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牢有豕而不用犬故沒其芻豢而徒云天地犧牲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
山陰陸氏曰此大宰賦之可知而言大史與宰相備也於大祭舉輕於小祀舉重如是而後可知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

孔氏曰宰小宰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庶民受田凖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庶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卿大夫無采地則出其邑之賦税庶人無邑則出其

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

山陰陸氏曰歷而數之小宰之事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

孔氏曰以經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民故鄭註言此賦要由民出也

嚴陵方氏曰自乃命大史而下止言次諸侯之列則知同姓之列亦次之下言同姓之邦則知諸侯爲異姓之邦也以神道言則曰犧牲以人道言則曰芻豢皇天上帝社稷神道也故以犧牲言之寢廟則人道而已故以芻豢言之山林名川之祀亦曰犧牲者則以其迹爲遠而賦至於庶民者亦爲遠故也以賦至於庶民故以歴言之歴則非一矣或曰饗或曰祀或曰芻豢何也蓋饗者祭之義祀者祭之道芻豢祭之

物非備物不足以致義非致義不足以合道亦互相備而已大史以建六典爲事宰以共力爲事諸侯之賦命之大史卿大夫之賦命之宰此重輕之别也

講義曰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唯成於民者至矣然後民皆致力於神矣故奉盛以告曰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謂明德以薦其馨香也奉牲以告曰謂牲牷肥腯而民不疾瘯蠡也凡皆先成民如此故民無不致力於神唯能成

於民則凡普天之下食土之毛者無不咸獻其力以
共其祀者也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
于羣神類上帝則皇天上帝之祀也禋六宗則祖宗
之祀也望山川則山林名川之祀也其序固可知矣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
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
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鄭氏曰白露蚤降介蟲為妖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

尚有白露月中乃爲霜丑爲鼈蟹四鄙入保畏兵辟寒象也胎夭多傷辰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牙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多傷者生氣蚤至不充其性也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衆害莫大於此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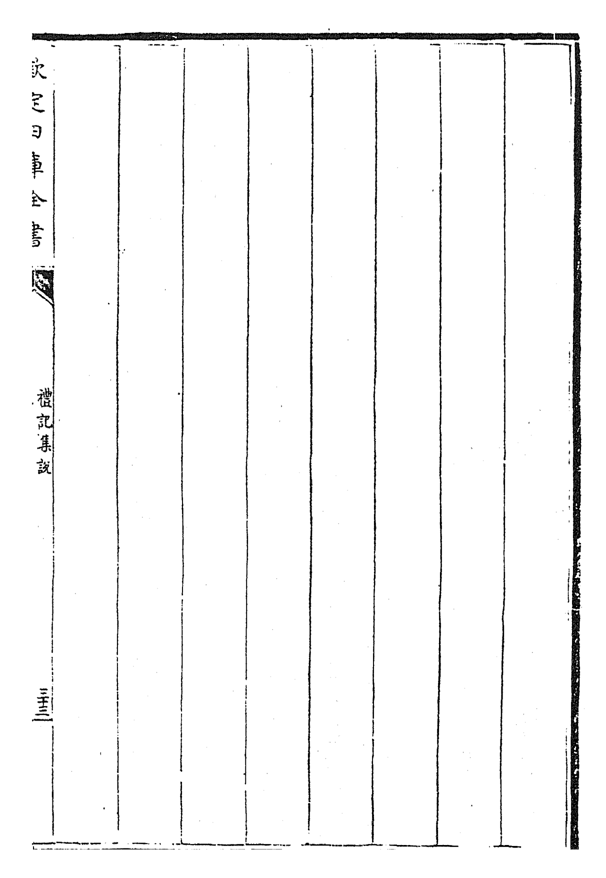
孔氏曰白露蚤降天災介蟲爲妖地災四鄙入保人災案陰陽式法丑魚鼈蟹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

失故介蟲為妖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内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胎夭既傷國多固疾故名此曰特逆之事謂惡之甚也命猶名也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也冰凍消釋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冬之序為後於秋而言蚤者以建亥為正言之則冬為先故也介蟲之性辨於物以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為妖也四鄙入保蓋畏兵之象以秋為

金故也亦見孟夏解疾謂之固則其疾久而不瘥故
也夫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歲終而行歲始之令
故命之曰逆水潦盛昌孟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
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冰凍
消釋則盛陽爍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國多固疾季冬有閉固而已今行春令
故其敝如此命之曰逆所謂逆莫甚於此
新定顧氏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

有至日閉關之事謂如一歲之内因天時提撕事務一巡又且過得幾時到那時節又整頓一巡如春行慶賞刑以秋冬此是因天時整頓大綱若他時有緊切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那時方行如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論之又須說平時何嘗不敬豈待迅雷風烈方敬也月令之說但是順天加重其事非是尋常俱不理會其言行春令則應若此行夏令則應若彼誠有拘處子厚之辨又失之太放荅問



禮記集說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七十五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七

宋 衛湜 撰

曾子問第七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以曾子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别録屬喪服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

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
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鄭氏曰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夔于朝夕哭位也攝主
上卿代君聽國政者也裨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
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
則大夫也命毋哭有事宜清靜祝聲三聲噫歆警神也
某夫人之氏也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君之親也
房中婦人也反位反朝夕哭位舉幣舉而下埋之階間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公羊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别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異於春秋之例案喪大記士喪禮朝夕内外哭位皆在東方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鄭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近殯位故也大祝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言裨者取其續縟孤卿則絺冕三命再命卿大夫服玄冕

經云大祝禪冕則於時卿大夫士等皆衣衮服可知大祝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以丈八尺爲端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一丈象陽八尺法陰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告殯若於堂下則大遠堂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古人發聲多云噫凡祭祀神之所饗謂之歆令祝作聲欲令神歆饗故鄭云歆警神也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於殯東几

筵上畢遂哭哭竟而降階也案喪大記云君將大斂父兄堂下北面父兄即君之親又云外宗房中南面故云房中婦人也案士喪禮每旦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哭位即行朝奠故經云遂朝奠也幣是小宰所主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賛玉幣爵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下文云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　熊氏曰經稱奠幣于殯東則告世子生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之前

則世子生亦不告也殯東几葢於常几筵之外别特設之天子諸侯在殯宫有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大夫士大斂有席虞始有几今以世子繼體之貴故特設几也

嚴陵方氏曰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事也吉事人之所樂君子行禮於此可不慎哉是以禫冕吉服也衰杖凶服也毋哭吉禮也稽顙則凶禮也於是則或禫冕或衰杖或命毋哭或拜稽顙豈

非處之以吉凶之間也

山陰陸氏曰君薨子恃以立士大夫也古之人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用此道也事變時移漢始垂簾矣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

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鄭氏曰三日負子日也如初謂如告生時宰宗人贊君事者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也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朝奠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世子生已三日名之以名見於殯之禮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子自爲主故不云從攝主案内則云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三日卜士負之此亦生則告君
三日負之子至三月爲名始見君今喪禮略於負子
之時則見也不用束帛者告生時已用也大宰是教
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裨冕今裨冕者以
奉子接神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大祝亦從子升堂
經文不具耳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
衰祝主接神故先進少師奉子次從祝也以其告神
同吉祭禮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也世子不

忍從阼階升故由西階於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爲主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東南故云殯東南隅祝聲三者亦謂警神也前告主哀甚故盡階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于殯東南隅旣警神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衆主人卿大夫士在西階下北面以子稽顙哭故亦哭爲踊每踊三度爲一節如

此者三故云三者三也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
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
故不袒今反哭位故皆袒子至此乃踊房中亦踊明
祝宰宗人以下反位亦踊也當踊必袒故鄭註云踊
襲衰杖成子禮也既云襲明初時袒也鄭知奠出亦
朝奠者以在殯無特告奠之法
山陰陸氏曰如初位則北面可知又言北面著子雖
幼莫不臣也少師奉子言師著一日不敢無師傅也

不言大師奉子以衰𦦨褻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鄭氏曰告于禰告生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不可不告故越社稷告之既葬而世子生三月而名葬後三月於禮巳祔廟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不得不告社稷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前論君未葬而世子生今更問葬後世子生之禮禰父殯宫之主也既葬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于主漸神事之也同廟主之名故曰禰然直云三人告禰不云攝主者葬時攝主巳弁絰葛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既畢故子生則攝主不服與羣臣列位西階下白依大宰之禮與大宗從大祝裨冕而告殯宫中主也不言裨冕束帛盡階不升及某之子生敢告者從可知也葬後神事之

故依常禮三月因見乃名也

山陰陸氏曰徧告徧告同盟諸侯知然者以言及社稷宗廟山川知之也上於諸侯非不告也下於諸侯非不告也其主言者同盟諸侯爾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鄭氏曰祖禰皆奠幣以告之告奠互文也視朝聽國

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臨行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敕之以其職道而出者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既告不敢久留故五日而徧牲幣當爲制幣一丈八尺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朝覲天子將出之禮不云曾子問直云孔子曰者因上起文也篇内時有如此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緇衣素裳今服裨冕者案覲禮侯

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今諸侯往朝天子爲天子將欲於廟受已之禮故豫敬之以冕服視朝故鄭云爲將廟受也上文已告於祖奠於禰下又告於宗廟山川是後再告言徧則五廟皆告也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知五大夫大夫數多直言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然既命五大夫亦命三公可知經言道而出明諸侯將行祖祭道神而後出行案聘禮

註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春秋傳曰軷涉山川軷山行之名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禮畢然後乘車轢之而遂行其牲犬羊可也此城外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其五祀行神則在宮内祭之其名未聞其位在廟門外西方喪禮毁宗躐行是也軷亦有尸故詩生民云取羝以軷注燔烈其肉爲尸羞是也告者以五日爲限近者就告遠

者望告所以爾者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

非禮　熊氏曰此爲諸侯禮不應用牲故鄭此註云

牲當爲制天子則當用牲故鄭註周禮大祝職引此

文云告用牲幣是也

長樂陳氏曰後言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

于祖禰所告蓋有用牲者矣其言止于幣帛皮圭者

以其無遷主而奉此以出也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

宗則爲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爲位也蓋道或有遠

近禮或有輕重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也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又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爲制幣是自惑也孔頴達云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禮凡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邪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

告雖或用牲而其它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貞則奉玉帛而詔號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月令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民魏絳請祈以幣更齊饑孔子請祈以幣玉凡此視其事與時而已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于祖奠于禰反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也而又及於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

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畧豈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不能無隆殺歟五官即王制下大夫五人是也五廟即王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也

山陰陸氏曰祖言告禰言奠尊祖而親禰也言命五官其一官蓋從行矣此主二王之後言之春秋傳曰六卿和公室宋也二王之後六官備歟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

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鄭氏曰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故告于禰朝服爲事故也山川所不過則不告䟦于適天子也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

孔氏曰上文諸侯朝天子故著冕服出視朝諸侯相朝降下天子唯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爲事故也

熊氏曰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

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註云皮弁服是也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鄭氏曰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自啓及葬不奠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爲賔聲之誤

也辭于賓謂告將葬啓期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並有喪葬之事並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既父喪在殯先葬母從啓母殯至葬唯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故云自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不哀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柩車出門至次處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以父喪在殯爲重若於

此悲哀是輕於在殯者故孝子不得爲母伸哀於所次之處出門外遂行而言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於父殯宮而設奠奠父之後孝子告語于賔以明日啓父殯告賔之後遂脩營葬父之事案既夕禮主人請啓期告于賔之後即陳喪事故鄭知殯爲賔也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以禮結之故云禮也虞當異日　皇氏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

橫渠張氏曰葬先輕奠先重古者掘壙而葬既並有喪則先葬者必不復土以待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葬先輕而後重禮成於重者

藍田呂氏曰古之並有喪各行葬虞之禮不相合所以致其哀所謂葬先輕後重直謂自家遣而行之既葬然後再舉後喪耳今必不能然則在量宜處之或以先喪前期而葬亦可行之次序自當尊卑有序世俗之議無義不可取

馬氏曰葬者送終之道也人子之心所弗忍也君子於其弗忍也所以先輕而後重奠者求神之道也人子之心所至切也君子於其至切也所以先重而後輕故孝愛之心常在所重唯其不欲遽於送終故既封主人贈祝而先歸唯其欲速於求神故反哭則主人與有司視虞牲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鄭氏曰族人之婦不可無統

孔氏曰此一節論宗子立後之事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絶故也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猶娶故云無無主婦言必須有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小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山陰陸氏曰子曰參也魯爲其魯也有至誠焉故孔子有雖不問而告之者矣若此是也

河南程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

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嚴陵方氏曰爲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爲庶婦之主

者謂之主婦宗子承家主祭於外而主婦則助之於

内者也故宗子雖七十不可以無主婦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

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

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鄭氏曰冠者謂賔及賛者内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

孔氏曰自此至饗冠者論冠子逢喪之事加冠在廟廟則在大門之内吉凶不可同處故内喪則廢外喪謂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今既有喪故三加而已不醴之也初欲迎賔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

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令使清潔乃即位而哭如賔及賛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未及期日而遭喪言冠日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因成服而加喪冠也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故鄭云俱成人之服

嚴陵方氏曰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禮所以行義而已故冠禮内喪則廢以其義有所屈故也外喪則冠以其義有所伸故也然而雖冠而不醴

以其變常而爲之殺也

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鄭氏曰酒爲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饗謂禮之也

孔氏曰曾子仍疑而發問云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行吉冠之禮乎孔子引類荅曾子謂諸侯

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巳宗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唯行醮以相燕飲不用醴以禮受服者所以然者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更爲初冠禮然則因喪而冠除喪不可改冠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醴亦無酬酢醮之所以異於醴者醴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凡三醮也案士冠

禮適子醴於客位庶子冠於房外遂醮焉醴是古之
酒故爲重酒是後代之法故爲輕也又士冠禮云不
醴則醮用酒謂國有舊俗聖人不改者孔子既荅其
問又以父沒而冠之禮告之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
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賔賔弗舉禮也昔者
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
非禮也

鄭氏曰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筭爵彌吉也孝公隱公之祖父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祭簡略之事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小祥彌吉但致爵於賓而不行旅酬於禮未備故也奠所以無尸者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虞是葬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案士虞禮賓三獻尸尸卒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案特牲又云尸止爵之後主婦致

爵於主人次主人致爵於主婦尸致爵於主人主婦
主人酬賔及獻長兄弟衆兄弟内兄弟於房中賔酬
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賔衆賔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
小祥不旅酬謂奠酬於主人主人酬於賔賔不舉主
人所酬之觶也旅酬之後賔弟子兄弟弟子各酌於
其尊舉觶各於其長賔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
觶酬賔之黨所謂無筭爵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
行此無筭爵之事以漸備禮故云彌吉

嚴陵方氏曰昭公未可為而為之則於禮為不及孝公可以為而不為則於禮為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為非禮也然而不及於禮為近於薄過於禮為近於厚故於昭公則言非禮於孝公則曰亦而已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

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
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
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
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鄭氏曰饋奠在殯時也天子諸侯斬衰者奠爲君服
者皆斬衰也唯主人不奠大夫服斬衰者不奠辟正
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
不足者謂殷奠時祭謂虞卒哭時輕喪重祭恠使重

者執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爲死者服還得爲死者饋奠之事曾子之意云已有大功喪可與他人饋奠乎孔子不解問旨謂曾子所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爲大功者饋奠與否故荅云斬衰以下皆可言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孔子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解謂爲他人故更問云若爲他人不以輕已喪服而重他人相爲饋奠

乎孔子乃言據所爲服者饋奠非爲他人也以下乃論所爲饋奠之事大夫之喪子及家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故鄭知齊衰唯兄弟也殷奠謂月朔之奠有牲牢黍稷用人多盛於常奠執事之人不足則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天子斬衰者奠大夫用齊衰士應先取大功以位卑不嫌敵君故遣朋友也案士虞禮祝免澡葛絰帶鄭云治葛以爲首絰及帶接神冝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

加麻矣祝則僚屬也加麻則朋友也鄭知與祭爲虞卒哭時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以其時猶斬衰與祭也

嚴陵方氏曰與祭蓋喪祭爾非吉祭也故自斬衰以下皆與以服重者與祭乃所以重其喪也曾子反以爲輕喪蓋失之矣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

又何助於人

鄭氏曰問已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

孔氏曰此一節論身有喪服不得助他人祭事孔子言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宗廟何得助他人祭而熊氏謂身有緦服則不得自爲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士爲妾有子及大夫爲貴妾是也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

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為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天子諸侯為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

横渠張氏曰緦不祭禮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以其已之私喪也此謂簠簋既陳籩豆既設而有喪也若未陳設亦未必祭也古緦不祭而今在喪不欲廢祭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

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盖祭而誠至則哀亡矣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如此

嚴陵方氏曰此所謂祭盖吉祭也故雖緦麻之輕亦不與

山陰陸氏曰據上應云相識之喪緦可與於祭乎今云喪服嬻緦已輕有不必問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説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鄭氏曰廢喪服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非禮為執事於人之神忘哀疾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祥除服不得即與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不問可與吉祭而問與饋奠者以已新説喪服吉祭決不可此謂他人在殯饋奠之事是他人之重者已新説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

橫渠張氏曰有喪而祭是不誠也脫哀著吉以臨祭事此心如何

嚴陵方氏曰饋奠雖凶事然非已喪也故說哀而與奠爲非禮若夫以擯相則非行事之正故於禮或可

山陰陸氏曰喪服蓋亦言緦廢猶脫也爲饋奠而脫之是之謂廢故下文云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鄭氏曰吉日取女之吉日也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

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父母不在稱伯父世母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已葬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也使人請請成昏也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

孔氏曰此一節論昏娶遭喪之事禮各宜以敵若彼父死則此當稱父遣使彼母死則此稱母遣使弔也弔辭云某子謂此父姓位某之喪謂彼家死者使某

者是使者之名淑善也註引宋蕩伯姬鄭假說爲文也男弔女家女弔男家皆云如何不淑是弔辭一也壻已葬哀情稍殺故致命女氏夫婦有兄弟之義壻免喪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前已致命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亦葬後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父母亦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禮也陽唱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已

故也

嚴陵方氏曰夫唱而婦和兄先而弟後則夫婦固有兄弟之義故此言不得嗣爲兄弟也詩不云乎宴爾新昏如兄如弟以是而已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鄭氏曰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

父母死則反奔喪服期

孔氏曰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衣服嫁服者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即褖衣也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縜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士喪禮註始死至將斂皆不云縞總文不備也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髽衰三年父卒爲母亦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爲父母皆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

奔喪

嚴陵方氏曰喪者人之所自盡故不可以昏姻之禮

廢

山陰陸氏曰女改服布深衣言布不言麻深衣之麤

者也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

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

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

禮也又何反於初

鄭氏曰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復猶

償也過時不祭以重喻輕也反於初謂同牢及饋饗

相飲食之道

孔氏曰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

昏禮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

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

門内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壻家爲位而哭曾

子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
耳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上文聞父母喪在
塗即改服令入門始改服者案禮運云三年之喪與
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
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乃
廢昏禮約上冠禮之文若婦已揖讓入門内喪則廢
外喪則行昏禮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之末
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也曽子以初昏遭喪

不成禮疑除喪更爲昏禮孔子謂祭祀是奉事鬼神
昏禮是生人燕飲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
不復可知　皇氏曰即位而哭就喪家爲位哭也若
女家齊衰大功之喪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
親同也　熊氏曰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若喪祭及
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
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
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又僖公八年春當禘

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顈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祭也

臨川王氏曰正義引期不使三月不從政爲據以此論昏姻不幸而過時雖齊衰之末以昏姻不亦可歟

昏禮重於冠大功之末可冠小功之末可娶通典引鄭義云已許嫁使降從大功理或然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

於禰成婦之義也

鄭氏曰不息燭親骨肉也不舉樂重世變也廟見謂舅姑没者祭於禰以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

孔氏曰不舉樂者思己之娶妻嗣續其親是親之代謝感世之改變也若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服脩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更無廟見之

事若舅姑既没至三月之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盥饋之義昏禮云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廟見奠菜祭禰同是一事若舅姑偏有没者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案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註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則庶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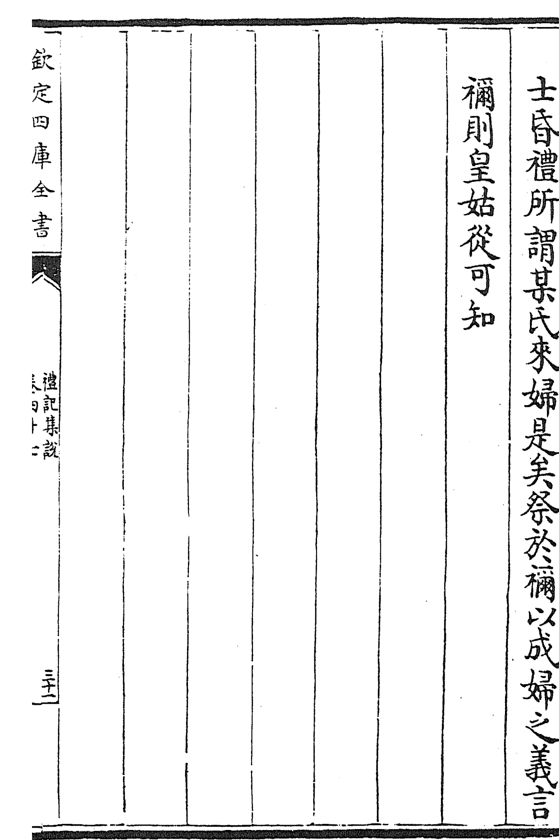
庶婦亦以棗栗服脩見舅姑也廟見必待三月一時
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
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
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
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
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配合後祖
祭如鄭此言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
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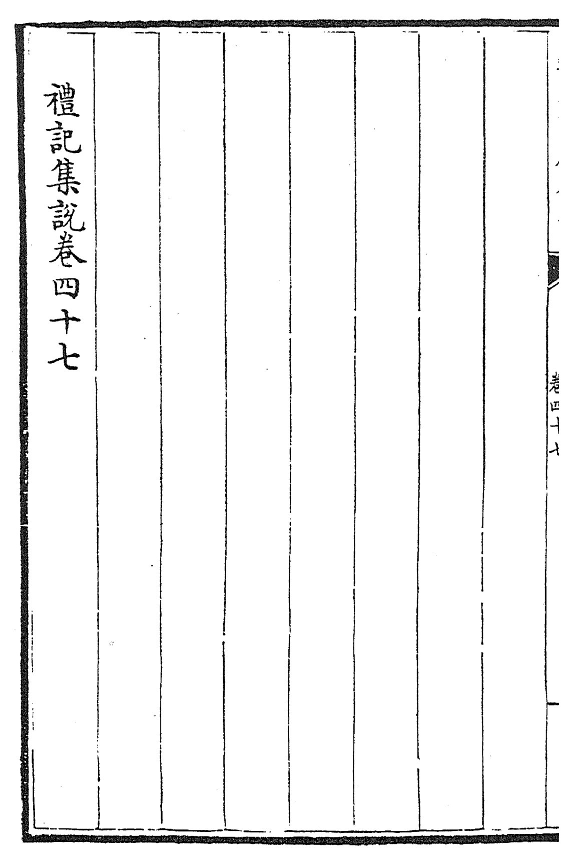
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註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

橫渠張氏曰古者婦三月而後廟見女家焉亦不去必三月而後反此則慎重服事祖考可以事宗廟不可以事宗廟於此時决之女家然後反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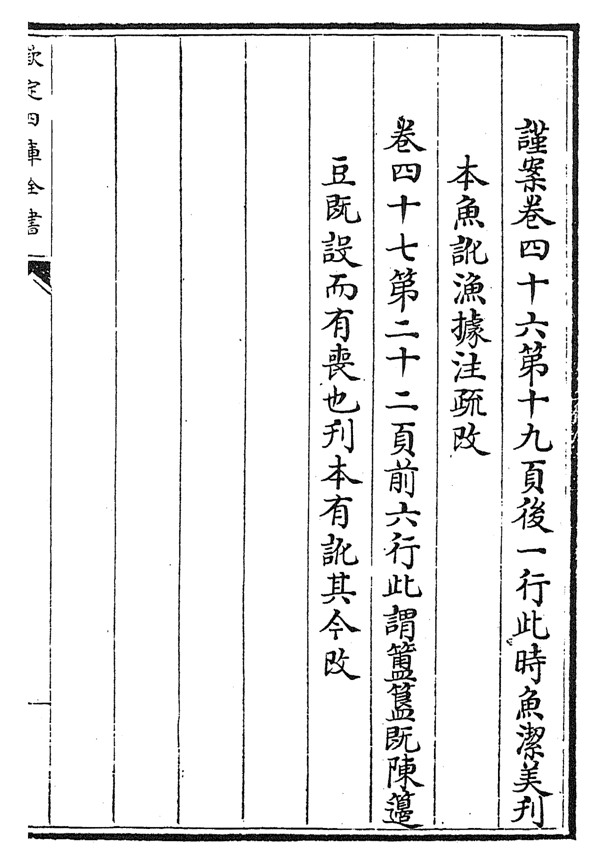
嚴陵方氏曰不息燭則不寢故也不舉樂則不樂故也夜而不寢則相離之思無時而懈日而不樂則嗣親之思無時而散婦人謂嫁曰歸故於廟見稱來婦

士昏禮所謂某氏來婦是矣祭於禰以成婦之義言禰則皇姑從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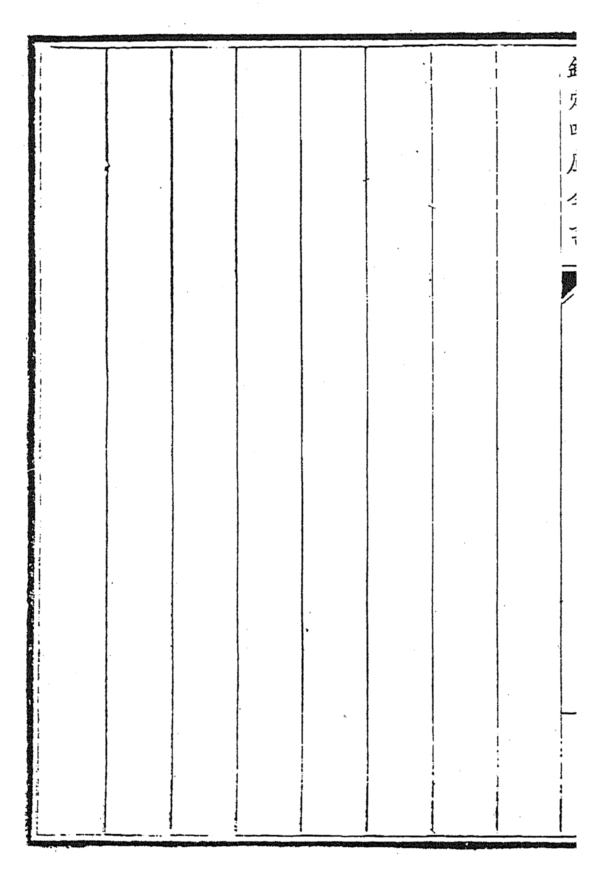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四十七



謹案卷四十六第十九頁後一行此時魚潔美刋本魚訛漁據注疏改

卷四十七第二十二頁前六行此謂簠簋既陳籩豆既設而有喪也刋本有訛其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周　綬